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叶玉琳：壮阔的山海史诗，依托于岁岁年年的人间温情

□张昊月



叶玉琳

大海以潮汐为韵，滋养诗意与情怀

张昊月：叶老师好，祝贺您的诗集《入海的长笛》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鲁奖，对您的创作、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叶玉琳：非常感谢！我内心满是惶恐，也有感动。对我而言，获得鲁奖不是创作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从事诗歌创作30余年，我始终以平常心对待笔墨、以赤诚心对待文学。这次获奖，是大家对我多年深耕海洋书写与扎根乡土创作的肯定。我的文学信念将更加笃定：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永远贴近大众、映照时代。

在生活中，这份荣誉不会改变我的本心。我会依旧保持简单纯粹的生活节奏，潜心创作。过往的写作，我更多是遵从内心，记录所见所感。获奖之后，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诗人不仅是自我情感的表达者，更是时代与大众生活的记录者、文化的传承者。

张昊月：《入海的长笛》以大海为核心，有具象的自然意义上的海洋，也有抽象的文化意义上的海洋。渔村过往的渔排木屋和当代的海上风车，还有滩涂与受伤的白鹭等，像在共同演奏着恢宏的交响乐章。能否讲一讲，海洋对您的诗歌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关联？

叶玉琳：大海于我，从来不仅是一处风景、一种题材，而是我生命的原乡和创作的母体。我生于闽东，长于滨海，祖辈耕海而生、依海而存，我的童年、亲情、记忆、成长，全部浸润着海风与潮汐的气息。

很多中外诗歌中，大海常是壮阔的、遥远的审美对象，是远眺的风景，但在我的笔下，大海是有生命力的生活现场。我诗中的渔排木屋，是祖辈父辈向海求生、坚韧劳作的真实印记；崭新的海上风车，体现滨海大地迭代更新、向海图强的时代新貌；滩涂的四季流转、受伤的白鹭起落栖停，是人与自然共生相依、悲欢与共的细微见证。旧风物沉淀岁月，新景象展现时代，残缺与圆满、沧桑与蓬勃交织，才构成了最真实立体的闽东海洋。

我努力构建海洋与诗歌的深度文学关联，努力让自己的文字“从海里生长出来”。大海包容我的所有情绪，接纳我的所有感悟，见证我的所有成长。它教会我坚韧、辽阔、温柔与包容，也让我的诗歌有了山海的格局与人间的温情。整部《入海的长笛》，就是一场我与大海的双向奔赴：我以笔墨为笛，吟诵大海的沧桑与新生；大海以潮汐为韵，滋养我内在的诗意与情怀。

■书 评

张昊月：《入海的长笛》有一部分写亲人的篇章，读来让人感动。与写大海、海岛相比，这一篇章抒情的方式、语词的情调都不尽相同。这两部分内容在诗集里构成怎样的一种关系？

叶玉琳：这两部分内容，看似风格迥异、一刚一柔，实则骨肉相连、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我诗歌创作的完整精神世界，也是《入海的长笛》最核心的双重底色。

书写壮阔的海洋，是向外的眺望，书写的是山海格局和地域文脉，以及一代人向海而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书写柔软的亲情，是向内的回归，记录的是生活日常、血脉羁绊、人间温情，是个体最真挚、纯粹的生命体悟。

大海是我安放理想的天地，亲人是我扎根世间、温暖前行的根基。若无山海的滋养，亲情书写会缺少厚度；若无亲情的沉淀，海洋书写会缺少温度。壮阔的山海史诗，依托于岁岁年年的人间温情；平凡的人间亲情，映照生生不息的山海风骨。一刚一柔、一宏一微、一外一内，相互平衡，彼此成就。整部诗集的创作，就是从个体亲情出发，走向壮阔山海，最终又回

诗人的名句。这种用典，是出于修辞审美的需要，还是有其他考量？

叶玉琳：当代诗歌从来不是孤立断裂的，而是传统文脉与世界诗歌版图的延续。从曹操赋诗沧海的雄浑壮阔，到此后古典诗词的山海意境，中华诗学自古便有观山海、寄家国情怀的传统。聂鲁达的赤诚、阿赫玛托娃的深情，也都让我动容。这些世界级诗人的创作，有着跨越国界直击人心的生命力量。我所有的用典，都坚持贴合本心的原则。它们不是堆砌辞藻，而是情感共鸣和精神契合后的自然落笔。由此，我努力做到所援引诗句和自己的笔墨相融合。与此同时，尽量做到自己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

张昊月：您的第一本诗集《大地的女儿》出版于1996年，当时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一种。此后您一直在诗歌领域耕耘不辍，整整30年过去了，您在诗歌创作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的创作心境有没有过什么变化？

叶玉琳：30年弹指一挥间，从初出茅庐的“大地的女儿”，



叶玉琳部分作品

归生命本心的过程。

张昊月：您的很多诗歌，传递着山海之间坚韧的女性力量。海洋诗歌抒写中的这些表达，蕴含着您怎样的思考？

叶玉琳：将坚韧的女性力量注入海洋书写，是源于生命感受的涌动。作为海边长大的女性，我眼中的大海首先是家园，是母亲一样的母体。我的诗歌中“赶海的女人”“晒盐的女人”与众多“母亲”，她们在海边劳作、哺育，与海洋的关系，是命运交织的生命共同体。

《赶海的女人》写海边女性潮汐间隙中“像挖掘一阕词、一首诗”般劳作；《晒盐的女人》写她们在荒瘠中“借海水，分娩出白银”；《关于母亲的叙述》中那位一边挥舞铁铲一边教我背诵的母亲还教给我倔强……这些女性在日复一日的“弯腰”“等待”和“修复”中，与大海达成了一种共识，在沉默中重新塑造着海岸。

我还试图在诗中为海洋找回一种被忽视的力量，比如《在月光织成的丝绸中》的柔光，《小渔村诗歌课》里渔灯下“金色的词语/跳动在深深的海洋”，甚至《拆船厂》中“钢铁是柔软的/焊花是团结的”。这些意象让海洋的壮阔同时拥有了柔和性。雄浑与柔和的相互交织中，大海的力量才更完整。

我在这些诗作中想传达的，是女性与海洋之间那种相互塑造的亲密度。我希望用独特的笔调赋予其一种能同时容纳“风暴的剧痛”与“胎记般蓝光”的气质和力量。当然，大海从不只有一种音调，我的文字努力选择了其中一个与我紧密相关的声部。

从“书写自我”到“观照众生、记录时代”

张昊月：您在诗歌中，引用了曹操、聂鲁达、阿赫玛托娃等

到深耕山海的写作者，我的笔墨在变，视野在变，技法在变，但对诗歌的热爱、对土地的敬畏、对真善美的坚守从未改变。这30年，是我与我的诗歌共同成长的30年。

我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从“书写自我”到“观照众生、记录时代”的创作蜕变。年少写诗，更多是抒发个人喜怒哀乐、描摹山川风物，侧重小我的表达。历经30年的诗歌创作，我不再只为自我抒情，而是为山海立言，为乡土存档，为平凡的劳动者画像。我的文字里，有渔民的辛劳、乡土的变迁、时代的脚步、生命的悲欣。

与此同时，我的创作心境也在蜕变。年轻时写作，满怀激情、急于表达，渴望被看见、被认可。如今心境愈发平和，我不再追求文字的华丽或技法的新奇，而更追求情感的真诚、表达的克制和内核的厚重。

张昊月：您在这么多年的诗歌创作中，哪些诗歌元素是您始终不能放弃的？您的诗歌创作一般是怎么样的过程？

叶玉琳：30年来，无论创作风格、表达技法如何变化，有三种文学品格或者说创作品格，是我始终坚守的诗歌初心与精神底色。

一是真诚写作。真实是诗歌的生命。我所有的诗作，皆源于真实的生活。我始终以真心写真情，以真情观万物，让每一句诗都有真挚的情感。

二是扎根生活。我想，只有远离书斋式的写作，深入生活，从闽东山海、乡土风情、百姓日常中汲取创作养分，才能让诗歌永远贴着土地、贴着人民。

三是真善美底色。诗歌是照亮人心的光。我的诗歌始终坚守正向价值，传递温暖力量；始终以温柔、坚韧、向阳的笔触，书写人间大爱和时代希望。

以整体视野对“新文学书评”进行研究

——评顾金春《生成、文体与传播：新文学书评研究（1918—1949）》

□王雪松

比起文学史的“史家笔法”，书评以更个性化的方式，打下了书评主体的精神印记、书评文本的文体印记、书评传播的接受印记。顾金春的《生成、文体与传播：新文学书评研究（1918—1949）》一书打开了新文学书评的整体性视野，以文体为窗口，窥见新文学研究的别样风貌；同时以文体为核心，探讨了新文学书评的文体生成与传播接受的关系，将本体形式与传播接受有机结合，探索了文体研究的特色路径。

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勾勒出新文学书评从生成、定型到成熟、流变的完整线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书评史写成大事记式的材料排比，而是始终扣住“文体”这一核心，追问书评作为一种现代批评文体的成立条件与演变逻辑。以书中“新文学书评文本论”一章为例，作者从文本功能、文本生产、文体特征三个层面递进展开。这种结构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史的自觉：从功能（书评何为）到生产（书评如何写）再到特征（书评是什么），实际上对应着新文学书评文体从发生到自觉、从实践到规范的成熟过程。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对新文学书评演变脉络的把握，是建立在对文学史分期的深层理解

之上的。书中提到，新文学书评是一种“同时代批评”，它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批判性距离。这一判断，为理解不同时期书评风貌的差异提供了钥匙：左翼书评的峻急、京派书评的从容、论语派书评的闲适，皆可视为不同文学力量对“同时代性”的不同应答。由此，新文学书评30余年的演变史，便不只是文体的自我演化史，更是一部微缩的新文学精神史。

该书展现了新文学书评主体的个性品格。如果说“整体面貌”解决的是“史”的问题，那么该书对书评主体的考察，则回答了“人”的问题。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书评主体的身份、立场与价值追求，深刻地影响着书评的风格，也凸显了书评的精神品格。

书中对书评主体个性品格的描摹，是放在不同批评流派的思想光谱中展开的。同为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左翼批评家与京派批评家的路径判然有别。书中分析道，茅盾将“时代性”作为衡量作品的核心标准，认为作品应展现时代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人们如何推进时代。胡风则深入心理和美学层面，主张批评应批判落后的心理意识、发扬进步的美学特征，通过“主观战斗精神”透视

社会结构并展望未来。朱光潜虽然承认文艺应反映时代，却更强调通过“怡情养性”来净化人心，以达到“与时代同生长”的理想。

这一组分析的价值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各派观点罗列并举，而是提炼出一个统摄性的命题。尽管取径不同，所有书评家都致力于通过书评文本，将个人体验与时代关怀结合，向内整合自我，向外启蒙大众。也就是说，书评主体的个性品格，最终在“个人与时代”这一现代性张力中获得了统一的理解。个性的背后是共性，风格的差异折射的是同代人面对同一历史处境的不同应答方式。

该书探讨了新文学书评与文学生态、场域的复杂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书评”，与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关联性不够，是一种略微滞后于文学现场的“传播”和被动“接受”。而新文学书评的即时性，则在“接受”环节增加了主动性，反向影响了作品和作家，从而形成了新文学书评的独特性。顾金春在其著作中将书评置于文学场域之中，考察它如何在编辑活动、报纸杂志、社团流派的互动中参与文学生态的构建。

该书的一个核心洞见是：新文学书评是现

代报刊、作家、批评家与读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超越了简单的作品推介，成为一种融合社会关怀、情感凝聚与语言创造的公共文化实践。现代报刊为书评提供了公共空间。这个空间中，读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纳入书评生产的核心环节——书评家视读者为“智力的平等者”和“同代人”。

该书对书评“情感聚合功能”的分析，最能体现这种场域视野。作者注意到，书评文本中常出现从“我”到“我们”的人称转换：书评家先从“我”的个体体验出发，寻找与作品的情感共鸣，然后通过“同情”“热望”等共同情感，将读者纳入“我们”的集体视野，共同对作品进行反思或接受洗礼。书中举出的例证颇具说服力：茅盾对鲁迅笔下“老中国的儿女”的悲悯，张天翼对阿Q精神的自我剖析，都将个人感受与读者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人称转换体现了现代性自我意识，既强调个体独立，又渴望融入群体，在自我认同与社会共识之间寻求平衡。可以说，新文学书评通过真诚的对话，构建了一个情感共同体。这正是它在文学场域中发挥能动作用的机制所在。

同样精彩的是该书对书评语言的论述。新文

学书评的语言是由隐喻性的诗性语言与分析性的概念语言交织而成的。书中列举的例证生动可感：胡风用“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来比喻鲁迅的创作特征；李健吾用“浮泛在汹涌的波涛上的一叶扁舟”来形容巴金的理性与热情。这些例子将抽象分析用具象化的隐喻表达出来，实现了“意”的“融通”。作者进而提出，书评家追求语言的“精确”与“切实”，倡导“言之有物”，这种“精确”并非绝对客观，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境遇和社会现实所达成的最大公约数。语言问题由此与传播问题打通：正因面向知识背景各异的报刊读者，书评才必须依赖准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同时又不放弃诗性的感染力。

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言，这部著作的意义同样是现实的。在书评日益沦为营销文案或人情文字的今天，回望前辈们“干脆”而“亲切”、“言之有物”的书评传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当然，作为一部注重整体研究路径的著作，该书在个别问题上仍有深化空间，如不同书评主体之间的论争性互动、书评与新文学经典化的具体关联等，还可作进一步开掘。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昊月：如果对作品进行修改，通常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叶玉琳：我非常看重作品的修改。我认为，好诗多半是改出来的。对我而言，修改不是否定初稿，而是完善表达、升华意境的过程，是对文字、对读者、对文学最基本的敬畏。

我修改作品，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提炼情感，去繁就简。初稿往往情绪饱满，表达肆意，难免有冗余成分。二是打磨语言，贴合意境。我会逐字逐句推敲，调整语序和节奏，让文字贴合诗歌的整体意境，避免语言生硬，表达空洞。三是升华内核，拓宽格局。修改的过程，也是二次思考、深度体悟的过程。我会跳出当下的认知局限，以更冷静、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作品，让作品不止于一时的情感抒发，而且有更持久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真正的诗歌，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创造

张昊月：您比较喜欢阅读什么风格的诗歌作品？诗歌之外，您主要侧重哪些书籍的阅读？这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哪些影响？

叶玉琳：诗歌阅读上，我始终偏爱真诚纯粹、意蕴深远、风骨与温度兼具的作品。古今中外，无论风格流派如何不同，只要文字有悲悯情怀，有深刻思考，都能打动我。古典诗词的悠远意境、现代诗歌的自由节奏、域外诗歌的生命张力，都是我长期汲取养分的源泉。诗歌之外，我的阅读相对比较广泛，除了散文、随笔、传记、小说、美学等文艺类书籍，我也喜欢涉猎历史、哲学、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书籍。

总体而言，少年时，我痴迷中国古典诗词歌赋；青年时，我偏爱中外散文经典、文艺美学与文学评论等；中年后，作为地方文艺组织工作者，我也喜欢研究关于闽东地域文化、海洋文化的典籍，还主编过多部当地文化丛书。长期的多向度阅读，让我跳出一诗歌思维。可以说，我的每一点创作进步，都源于长期阅读的滋养。阅读使得文字有根有韵。

张昊月：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AI盛行的时代，诗歌如何保持语言的独特性？您对AI时代的诗歌写作有何思考？

叶玉琳：AI的普及是时代趋势。它可以快速生成规整、华丽、符合逻辑的文字，却永远无法替代真正的诗歌。诗歌要有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感悟。这应该是AI最大的短板。

从目前来看，AI缺乏共情的能力。它是数据的整合、模板的套用，是套路化的文字输出；而真正的诗歌，是生命的流淌、灵魂的发声，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创造。

在AI时代，诗歌想要守住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唯一的路径就是回归生活。诗人要不断深耕专属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情怀，如此才能写出只有自己能写的独特文字。AI可以整理素材，但永远无法取代诗人的思考。这是诗歌的底气，也是文学永恒的价值。

张昊月：您对诗歌爱好者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建议？

叶玉琳：从事诗歌创作30年，我想送给诗歌爱好者3条真切的建议。

扎根生活，真诚落笔。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所有动人的诗意，都藏在真实的生活里。不跟风、不炫技，用真心写真情，是诗歌写作最根本、最长久的底气。

坚持阅读，厚积薄发。写作的高度，永远取决于阅读的厚度。要从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中汲取养分，提升审美力，积累创作底蕴，拓宽人生视野。

守住初心，长期坚守。诗歌是孤独且漫长的修行，热爱是唯一的初心。写作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平淡，在日复一日的笔墨耕耘中渐渐成长。

同时，希望所有诗歌爱好者永远心怀善意、眼有山河；在文字中安放自我，用文字温暖人间；让诗意滋养人生，让笔墨不负热爱。